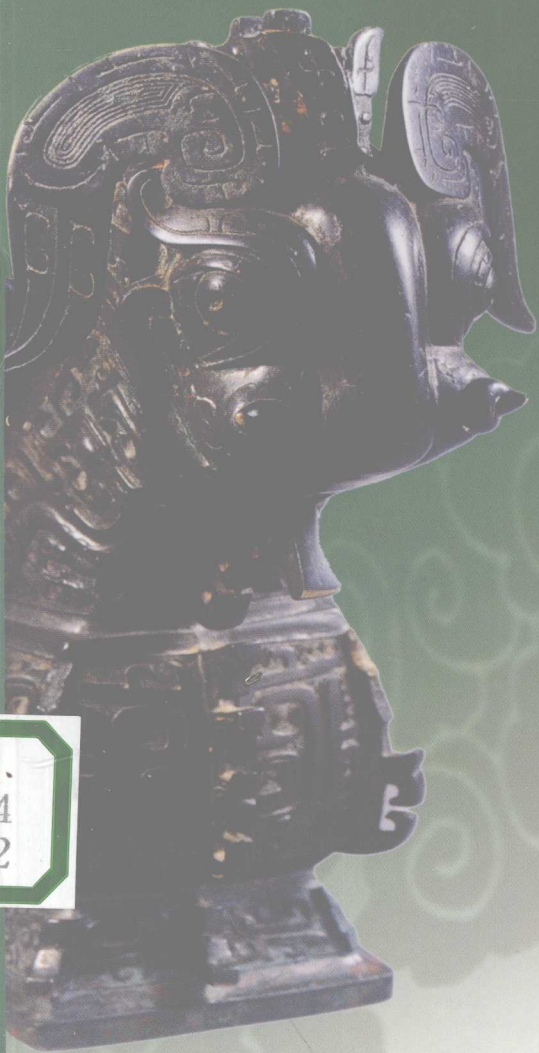


大
说
宋
丛
书

钱
彩
／
著

说岳全传

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4
2



大 说 宋 丛 书

说岳全传

钱 彩 / 著

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

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说岳全传 / 钱彩著. —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1
(大说宋丛书)

ISBN 978-7-203-06347-6

I. 说… II. 钱… III. 章回小说 — 中国 — 清代 IV.
I 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03712号

说岳全传

著 者: 钱 彩

责任编辑: 聂正平 樊 中

装帧设计: 赵 源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-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嘉祥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14.375

字 数: 470 千字

印 数: 1-7500 册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 第 2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6347-6

定 价: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天遣赤须龙下界 | 佛谪金翅鸟降凡 | (5) |
| 第二回 | 泛洪涛虬王报怨 | 抚孤寡员外施恩 | (10) |
| 第三回 | 岳院君闭门课子 | 周先生设帐授徒 | (14) |
| 第四回 |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|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 | (19) |
| 第五回 | 岳飞巧试九枝箭 | 李春慨缔百年姻 | (24) |
| 第六回 | 沥泉山岳飞庐墓 | 乱草冈牛皋剪径 | (29) |
| 第七回 | 梦飞虎徐仁荐贤 | 索贿赂洪先革职 | (34) |
| 第八回 | 岳飞完姻归故土 | 洪先纠盗劫行装 | (38) |
| 第九回 | 元帅府岳鹏举谈兵 | 招商店宗留守赐宴 | (44) |
| 第十回 | 大相国寺闲听评话 | 小校场中私抢状元 | (50) |
| 第十一回 | 周三畏遵训赠宝剑 |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| (56) |
| 第十二回 | 夺状元枪挑小梁王 | 反武场放走岳鹏举 | (62) |
| 第十三回 | 昭丰镇王贵染病 | 牟驼冈宗泽端营 | (67) |
| 第十四回 | 岳飞破贼酬知己 | 施全剪径遇良朋 | (73) |
| 第十五回 | 金兀术兴兵入寇 | 陆子敬设计御敌 | (79) |
| 第十六回 | 下假书哈迷蚩割鼻 | 破潞安陆节度尽忠 | (85) |
| 第十七回 | 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|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 | (91) |
| 第十八回 | 金兀术冰冻渡黄河 | 张邦昌奸谋倾社稷 | (96) |
| 第十九回 | 李侍郎拚命骂番王 | 崔总兵进衣传血诏 | (102) |
| 第二十回 | 金营神鸟引真主 | 夹江泥马渡康王 | (107) |
| 第二十一回 |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| 岳鹏举划地绝交情 | (111) |
| 第二十二回 | 结义盟王佐假名 | 刺精忠岳母训子 | (117) |
| 第二十三回 | 胡先奉令探功绩 | 岳飞设计败金兵 | (122) |
| 第二十四回 | 释番将刘豫降金 | 献玉玺邦昌拜相 | (127) |
| 第二十五回 | 王横断桥霸渡口 | 邦昌假诏害忠良 | (132) |

- 第二十六回 刘豫恃宠张珠盖 曹荣降贼献黄河 (138)
- 第二十七回 岳飞大战爱华山 阮良水底擒兀术 (142)
-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帅调兵剿寇 牛统制巡湖被擒 (147)
-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帅单身探贼 耿明达兄弟投诚 (151)
- 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飞定计 袭洞庭杨虎归降 (156)
- 第三十一回 穿梭镖明收虎将 苦肉计暗取康郎 (162)
- 第三十二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谐婚匹 (169)
- 第三十三回 刘鲁王纵子行凶 孟邦杰逃灾遇友 (175)
-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被获 认兄弟张用献关 (182)
- 第三十五回 九宫山解粮遇盗 樊家庄争鹿招亲 (188)
- 第三十六回 何元庆两番被获 金兀术五路进兵 (195)
-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显灵航大海 宋康王被困牛头山 (202)
- 第三十八回 解军粮英雄归宋室 下战书福将进金营 (209)
- 第三十九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挑华车勇士遭殃 (214)
- 第四十回 杀番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(218)
-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牛头山张宪救主 (224)
-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(228)
-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(233)
-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术败走黄天荡 (239)
-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鹳河兀术逃生 迁都临安郡岳飞归里 (244)
- 第四十六回 兀术施恩养秦桧 苗傅衔怨杀王渊 (248)
-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将勤王 召良帅贤后赐旗 (253)
- 第四十八回 杨景梦传杀手铜 王佐计设金兰宴 (259)
- 第四十九回 杨钦暗献地理图 世忠计破藏金窟 (265)
- 第五十回 打酒坛福将遇神仙 探君山元戎遭厄难 (274)
-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火牛冲敌阵 鲍方祖赠宝破妖人 (277)
- 第五十二回 严成方较锤结义 戚统制暗箭报仇 (282)
-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(288)
- 第五十四回 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钦差汤怀自刎 (293)
- 第五十五回 陆殿下单身战五将 王统制断臂假降金 (299)
-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献图 明邪正曹宁弑父 (304)
- 第五十七回 演钩连大破连环马 射箭书潜避铁浮陀 (309)
- 第五十八回 再放报仇箭戚方殒命 大破金龙阵关铃逞能 (315)
-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轿诏发金牌 详恶梦禅师赠偈语 (322)

- 第六十回 勘冤狱周三畏挂冠 探囹圄张总兵死义 (328)
- 第六十一回 东窗下夫妻设计 风波亭父子归神 (337)
- 第六十二回 韩家庄岳雷逢义友 七宝镇牛通闹酒坊 (344)
- 第六十三回 兴风浪忠魂显圣 投古井烈女殉身 (350)
- 第六十四回 诸葛梦里授兵书 欧阳狱中施巧计 (356)
- 第六十五回 小兄弟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 (361)
-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触父 柴娘娘恩义待仇 (367)
- 第六十七回 赵王府莽汉闹新房 问月庵兄弟双配匹 (373)
- 第六十八回 牛通智取尽南关 岳霆途遇众好汉 (380)
- 第六十九回 打擂台同祭岳王坟 愤冤情哭诉潮神庙 (385)
- 第七十回 灵隐寺进香疯僧游戏 众安桥行刺义士捐躯 (390)
-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人赘 东南山何立见佛 (396)
- 第七十二回 黑蛮龙提兵祭岳坟 秦丞相嚼舌归阴府 (402)
- 第七十三回 胡梦蝶醉后吟诗游地狱 金兀术三曹对案再兴兵 (406)
-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坟 勘奸定罪正法栖霞岭 (412)
- 第七十五回 万人口张俊应誓 杀奸属王彪报仇 (417)
- 第七十六回 普风师宝珠打宋将 诸葛锦火箭破驼龙 (425)
- 第七十七回 山狮驼兵阻界山 杨继周力敌番将 (431)
- 第七十八回 黑风珠四将丧命 白龙带伍连遭擒 (437)
-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乌灵圣母 牛皋气死完颜兀术 (446)
-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顶加封 证因果大鹏归位 (454)

第一回天遣赤须龙下界
佛谪金翅鸟降凡

三百余年宋史，中间南北纵横。
闲将二帝事评论，忠义堪悲堪敬。
忠义炎天霜露，奸邪秋月痴蝇。
忽荣忽辱总虚名，怎奈黄梁不醒！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诗曰：

五代干戈未肯休，黄袍加体始无忧。
那知南渡偏安主，不用忠良万姓愁。

自古天运循环，有兴有废。在下这一首诗，却引起一部南宋精忠武穆王尽忠报国的话头。

且说那残唐五代之时，朝梁暮晋，黎庶遭殃。其时西岳华山，有个处士陈抟，名唤希夷先生，是个道高德行仙人。一日，骑着骡儿在天汉桥经过，抬头看见五色祥云，忽然大笑一声，跌下骡来。众人忙问其故，先生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莫道世间无真主，一胎生下二龙来。”列位，你道他为何道此两句？只因有一宦家，姓赵名宏殷，官拜司徒之职，夫人杜氏，在夹马营中生下一子，名叫匡胤，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，故此红光异香，祥云拥护。那匡胤长大来英雄无比：一条杆棒，两个拳头，打成四百座军州，创立三百余年基业，国号大宋，建都汴梁。自从陈桥兵变，黄袍加体，即位以来，称为“见龙天子”。传位与弟匡义，所以说“一胎二龙”。自太祖开国至徽宗，共传八帝，乃是：太祖，太宗，真宗，仁宗，英宗，神宗，哲宗，徽宗。

这徽宗乃是上界长眉大仙降世，酷好神仙，自称为“道君皇帝”。其时天下太平已久，真个是：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；五谷丰登，万民乐业。有诗曰：

尧天舜日庆三多，鼓腹含哺遍地歌。
雨顺风调民乐业，牧牛放马弃干戈。

闲言不道。且说西方极乐世界大雷音寺我佛如来，一日端坐九品莲台，旁列着四大菩萨、八大金刚、五百罗汉、三千偈谛、比丘尼、比丘僧、优婆夷、优婆塞，共诸天护法圣众，齐听讲说妙法真经。正说得天花乱坠、宝雨缤纷之际，不期有一位星官，乃是女土蝠，偶在莲台之下听讲，一时忍不住撒出一个臭屁来。我佛原是个大慈大悲之主，毫不在意。不道恼了佛顶上头一位护法神祇，名为大鹏金翅明王，眼射金光，背呈祥瑞，见那女土蝠污秽不洁，不觉大怒，展开双翅落下来，望着女土蝠头上，这一嘴就啄死了。那女土蝠一点灵光射出雷音寺，径往东土认母投胎，在下界王门为女，后来嫁与秦桧为妻，残害忠良，以报今日之仇。此是后话，按下不提。

且说佛爷将慧眼一观，口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原来有此一段因果！”即唤大鹏鸟近前，喝道：“你这孽畜！既归我教，怎不皈依五戒，辄敢如此行凶！我这里用你不着。今将你降落红尘，偿还冤债。直待功成行满，方许你归山，再成正果。”大鹏鸟遵了法旨，飞出雷音寺，径来东土投胎，不表。

再说那陈抟老祖，一生好睡。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，世人不晓得，只说是“陈抟一睡困千年”。那一日，老祖正睡在云床之上，有两个仙童，一个名唤清风，一个叫做明月。两个无事，清风便对明月道：“贤弟，师父方才睡去，又不知几时方醒，我和你往前山去游玩片时如何？”明月道：“使得。”他二人就手挽着手，出洞门来闲步寻欢。但见松径清幽，竹阴逸趣。行到盘院石边，猛见摆着一副残棋。清风道：“贤弟，何人在此下棋，留到如今，你可记得吗？”明月道：“小弟记得当年赵太祖去关西之时，在此地经过，被我师父将神风摄上山来下棋，赢了太祖二百两银子，逼他写卖华山文契，却是小青龙柴世宗、饿虎星郑子明做中保。后来太祖登了基，我师父带子文契下山，到京贺喜，求他免了钱粮。这盘棋就是他的残局。”清风道：“贤弟，好记性，果然不差。今日无事，我请教你，对弈一盘何如？”明月道：“师兄有兴，小弟即当奉陪。”

二人对面坐定，正待下手时，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响亮。二人急抬头看时，只见那西北角上黑气漫天，将近东南，好生怕人。清风叫一声：“师弟，不好了！想是天翻地覆了！”两个慌慌张张走到云床前跪下，大叫道：“师父！不好了！快些醒来！要天翻地覆了！”

老祖正在梦酣之际，被那二人叫醒了，只得起来，一齐走出洞府，抬头一看，老祖道：“原来是这个畜生，如此凶恶，也难免这一劫！”清风、明月道：“师父，这是什么因果？弟子们迷心不悟，望师父指点。”老祖道：“你们两个根浅行薄，那里得知。也罢，说与你们听听罢。这段因果，只为当今徽宗皇帝元旦郊天，那表章上原写的是‘玉皇大帝’，不道将‘玉’字上一点，点在‘大’字上去，却不是‘王皇犬帝’了？玉帝看了大怒道：‘王皇可怒，犬帝难饶！’遂命赤

须龙下界，降生于北地女真国黄龙府内，使他后来侵犯中原，搅乱宋室江山，使万民受兵革之灾，岂不可惨！”二童道：“师父，今日就是这赤须龙下界么？”老祖道：“非也。此乃我佛如来恐赤须龙无人降伏，故遣大鹏鸟下界，保全宋室江山，以满一十八帝年数。你看，这孽畜将近飞来。你两个看好洞门，待我去看他降生何处。”就把双足一登，驾起祥云，看那大鹏一气飞到黄河边。

这黄河，有名的叫做“九曲黄河”，环绕九千里阔。当初东晋时，许真君爷斩蛟，那蛟精变作秀才，改名慎郎，入赘在长沙贾刺史家，被真君擒住，锁在江西城南井中铁树上，饶了他妻贾氏，已后往乌龙山出家。所生三子，真君已斩了两个，其第三子逃入黄河岸边虎牙滩下，后来修行得道，名为“铁背虬王”。这一日，变做个白衣秀士，聚集了些虾兵蟹将，在那山崖前排阵玩耍，恰遇着这大鹏飞到。

那大鹏这双神眼认得是个妖精，一翅落将下来，望着老龙，这一嘴正啄着左眼，霎时眼睛突出，满面流血，叫一声“呵呀”，滚下黄河深底藏躲。那些水族连忙跳入水中去躲。却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团鱼精，仗着有些气力，舞着双叉，大叫道：“何方妖怪，擅敢行凶！”叫声未绝，早被大鹏一嘴，啄得四脚朝天，呜呼哀哉。一灵不灭，直飞至东土投胎，后来就是万俟卨，锻炼岳爷爷冤狱，屈死风波亭上，以报此仇。这也是后话。

当时老祖看得明白，点头叹道：“这孽畜落了劫，尚且行凶，这冤冤相报，何日得了！”一面嗟叹，一面驾着云头，跟着大鹏。那大鹏飞到河南相州一家屋脊上立定，再看时就不见了。当时老祖也就落下云头摇身一变，变做一个年老道人，手持一根拐杖，前来访问。

却说那个人家姓岳名和，安人姚氏，年已四十，才生下这一个儿子。丫环出来报喜。这员外年将半百，生了儿子，自然快活，忙忙的向家堂神庙点烛烧香，忙个不得了。不道这陈抟老祖变了个道人，摇摇摆摆来到庄门首，向着那个老门公打个稽首道：“贫道腹中饥饿，特来抄化一斋，望乞方便。”那个老门公把头摇一摇说道：“师父，你来得不凑巧！我家员外极肯做好事，往常时不要说师父一个，就是十位、二十位俱肯斋的。只因年已半百，没有公子，去年在南海普陀去进香求嗣，果然菩萨灵验，安人回来就得了孕。今日生下了一位小官人，家里忙忙碌碌，况且厨下不洁净。不便，不便，你再往别家去罢。”老祖道：“贫道远方到此，或者有缘，你只与我进去说一声。允与不允，就完了斋公的好意了。”门公道：“也罢。老师父且请坐一坐，待我进去与员外说一声看。”说罢，就走到里边，叫一声：“员外，外边有一个道人，要求员外一斋。”岳和道：“你是有年纪的人，怎不晓事？今日家中生了小官人，忙忙碌碌，况且是暗房。那道人是个修经念佛的人，我斋他不打紧，他回到那佛地上去，我与孩儿两个

身上，岂不反招罪过么？”

门公回身出来，照依员外的话对老祖说了。老祖道：“今日有缘到此，相烦再进去禀复一声，说‘有福是你享，有罪是贫道当’便了。”门公只得又进来禀。员外道：“非是我不肯斋他，实是不便，却怎么处？”门公道：“员外，这也怪他不得，荒村野地又无饭店，别他何处投奔？常言道：‘出钱不坐罪。’员外斋他是好意，岂反有罪过之理？”岳和想了一想，点头道：“这也讲得有理。你去请他进来。”门公答应一声，走将出来，叫声：“师父，亏我说了多少帮衬的话，员外方肯请师父到里边去。”老祖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走到中堂。

岳和抬头一看，见这道人鹤发童颜，骨格清奇，连忙下阶迎接。到厅上见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岳和开言道：“师父，非是弟子推托，只因寒荆产了一子，恐不洁净触污了师父。”老祖道：“‘积善虽无人见，存心自有天知。’请问员外贵姓大名？”岳和道：“弟子姓岳名和，祖居在此相州汤阴县该管地方。这里本是孝弟里永和乡，因弟子薄薄有些家私，耕种几亩田产，故此人都称我这里为岳家庄。不敢动问老师法号，在何处焚修？”老祖道：“贫道法号希夷，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。今日偶然来到贵庄，正值员外生了公子，岂不是有缘？但不知员外可肯把令郎抱出来，待贫道看看令郎可有什么关煞，待贫道与他襁解襁解。”员外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！那污秽触了三光，不独老夫，就是师父也难免罪过。”老祖道：“不妨事。只要拿一把雨伞撑了出来，就不能污触天地，兼且神鬼皆惊。”员外道：“既如此，老师父请坐，待老夫进去与老荆相商。”说罢，就转身到里边来，吩咐家人收拾洁净素斋，然后进卧房来，见于安人，问道：“身子安否？”安人道：“感谢天地神明、祖宗护佑，妾身甚是平安。员外，你看看小孩子生得好么？”岳和看了，就抱在怀中，十分欢喜，便对安人道：“外边有个道人进门化斋，他说：‘修行了多年，会得襁解之法。’要看看孩儿，若有关煞，好与他解除消灾。”院君道：“才生下的小厮，恐血光污触了神明，甚不稳便。”员外道：“我也如此说。那道人传与我一个法儿，叫将雨伞撑了，遮身出去，便不妨事，兼且诸邪远避。”院君道：“既如此，员外好生抱了出去，不要惊了他。”

员外应声“晓得”，就双手捧定，叫小厮拿一把雨伞撑开，遮了头上，抱将出来，到了堂前立定。道人看了，赞不绝口道：“好个令郎！可曾取名字否？”员外道：“小儿今日初生，尚未取名。”老祖道：“贫道斗胆，替令郎取个名字如何？”员外道：“老师肯赐名，极妙的了！”老祖道：“我看令郎相貌魁梧，长大来必然前程万里，远举高飞，就取个‘飞’字为名，表字‘鹏举’，何如？”员外听了，心中大喜，再三称谢。老祖道：“这里有风，抱了令郎进去罢。”员外应声道：“是”，便把儿子照旧抱进房来睡好，将道人取的名字，细细说与院君知道。那院君也十分欢喜。

员外复到中堂，款待道人。那老祖道：“有一事告禀员外：贫道方才有一道友同来，却往前村化斋去；贫道却走这里来，约定‘若有施主，邀来同享’。今蒙员外盛席，意欲去相邀这道友同来领情，不知尊意允否？”员外道：“这是极使得的。但不知这位师父却在何处？待弟子去请来便了。”老祖道：“出家人行踪无定，待贫道自去寻来。”遂移步出厅。只见那天井内有两件东西，老祖连声道好！

不因老祖见了这两件东西，有分教：相州城内，遭一番洪水波涛；内黄县中，聚几个英雄好汉。正是：

万事皆由天数定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

毕竟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泛洪涛虬王报怨 抚孤寡员外施恩

诗曰：

波浪洪涛滚滚来，无辜百姓受飞灾。

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从今结下祸殃胎。

常言道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那人来惹我，尚然要忍耐，让他几分，免了多少是非。何况那蛟精，在真君剑下逃出命来，躲在这黄河岸边，修行了八百几十年，才挣得个“铁背虬龙”的名号，满望有日功成行满，那里想到被这大鹏鸟蓦地一嘴，把这左眼啄瞎！这口气如何出得？所以后来弄出许多事来。此虽是大数，也是这大鹏结下的冤仇。

那陈抟老祖预知此事，又恐怕那大鹏脱了根基，故此与他取了名字，遗授玄机。当时同岳员外走出厅来，见天井内有两只大花缸排列在阶下，原是员外新近买来要养金鱼的，尚未贮水。老祖假意道：“好一对花缸！”将那拐杖在缸内画上灵符，口中默默念咒，演法端正，然后出门。岳和在后相送到大门首。老祖道：“我们出家人不打诳语的，倘若到前村有了施主，贫道就不来了。”岳和道：“不要这等说。师父到前村寻见了令道友，就同到小庄，斋供几日，方称我意。”老祖道：“多谢！但有一事：三日之内，若令郎平安，不消说得；但若有甚惊恐，可叫安人抱了令郎，坐在左首那只大花缸内，方保得性命。切记吾言，决不要忘了！”岳和连声道：“领命，领命。师父务必寻着道友同来，免得弟子悬候。”那老祖告别，员外送出庄门，飘然回山而去。

且说那岳和欢欢喜喜，到了第三日家内挂红结彩，亲眷朋友都来庆贺三朝。见过了礼，员外设席款待。众人齐道：“老来得子，真是天来大的喜事！老哥可进去与老嫂说声，抱出来与我们看看也好。”岳和满口应承，走到房中，与安人说了；仍旧叫小厮撑了一把伞，抱出厅上来，与众人看。众人见小官人生得顶高额阔，鼻直口方，个个称赞。不道有个后生冒冒失失走到面前，捏着小官人手，轻轻的抬了一抬，说道：“果然好个小官人！”话声未绝，只见那小官

人怪哭起来。那后生着了忙，便对岳和道：“想是令郎要吃奶了，快些抱进去罢。”岳和慌慌张张抱了进去。这班亲友俱各埋怨这位后生道：“员外年将半百方得此子，乃是掌上明珠。这粉嫩的手，怎的冒里冒失，捏他一把！如今哭将起来，使他一家不安，我等也觉没趣。”又向着一个老家人问道：“小官人安稳了么？”那家人答道：“小官人只是哭，连奶也不要吃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这便怎么处！”一面说，脸上好生没趣，淡淡的走开的走开，回去的回去，一霎时都散了。

那岳员外在房中，见儿子啼哭不止，没法处治，安人埋怨不绝。岳员外忽然想起，前日那个道人曾说我儿“三日内倘有甚惊恐，却叫安人抱出去，坐在花缸内方保无事”的话，对安人说了。安人正在没做理会处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快抱出去便了。”说罢，把衣裳穿好，叫丫环拿条绒毡铺在花缸之内。姚氏安人抱了岳飞，方才坐在缸内，只听得天崩的一声响亮，顿时地裂，滔滔洪水漫将起来，把个岳家庄变成大海，一村人俱随水漂流。

列位，你道这水因何而起？乃是黄河中的铁背虬龙要报前日一啄之仇，打听得大鹏投生在此，却率了一班水族兵将兴此波涛，枉害了一村人性命，却是犯了天条。玉帝命下，着屠龙力士在刚龙台上吃了一刀。这虬精一灵不忿，就在东土投胎，后来就是秦桧，连用十二道金牌，将岳爷召回，在风波亭上谋害，以报此仇。后话不表。

且说这岳飞幸亏陈抟老祖预备花缸，不能伤命。这岳和扳着花缸，姚氏安人在缸内大哭道：“这事怎处！”岳和叫声：“安人！此乃天数难逃！我将此子托付于你，仗你保全岳氏一点血脉，我虽葬鱼腹，亦得瞑目！”说还未了，手略一松，泊的一声，随水漂流，不知去向了。

那安人坐在缸中，随着水势，直淌到河北大名府内黄县方住。那县离城三十里，有一村，名唤麒麟村。村中有个富户，姓王名明，安人何氏，夫妇同庚五十岁。王明一日清早起来，坐在厅上，叫家人王安过来说道：“王安，你可进城去，请一个算命先生来。我在此等着。”王安道：“我请了一个有眼睛的来还好，倘若请了个没眼睛的先生，此去来往约有六十里，员外那里等得？不知员外要请这算命的何用？”王明道：“我夜来得了一个梦，要请他来圆梦。”王安道：“若说算命，小的不会；若是圆梦，小人是极在行的。只是有‘三不圆’。”王明道：“怎么有‘三不圆’？”王安道：“初更二更的梦不圆，四更五更的梦不圆，记得梦头忘了梦尾不圆。要在三更做的梦，又要记得清楚，方圆得有准。”王明道：“我正是三更做的梦：梦见空中火起，火光冲天，把我惊醒。不知主何吉凶？”王安道：“恭喜员外，火起必遇贵人。”王明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狗才，那里会圆什么梦！明明怕走路，却将这些胡言来哄我！”王安道：“小人怎敢。那日跟

员外到县里去完钱粮，在书坊门首经过，买了一本《解梦全书》。员外若不信，待小人取来与员外看。”王明道：“拿来我看。”王安答应一声，进房去拿了一本梦书，寻出这一行，送与员外看。员外接来一看，果有此说，心中暗想：“此地村庄地面，有何贵人相遇？”正在半疑半信，忽听得门外震天的喧嚷。员外吃了一惊，便叫：“王安，快到庄前去看来！”王安答应不及，飞一般赶将出来，看得明白，慌忙报与员外道：“不知那里水发，水口边淌着许多家伙物件。那些村里人都去抢夺，故此喧嚷嚷嚷。”员外听了这话，即同了王安走出庄来观看，一步步行到水口边，只见那些众邻舍乱抢物件。王明叹息不已。王安远远望见一件东西淌来，上面有许多鹰鸟搭着翎翅，好象凉棚一般的盖在半空。王安指道：“员外请看，那边这些鹰鸟好不奇异么？”员外抬头观看，果然奇异。

不一时，看看流到岸边来，却是一只花缸，花缸内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小厮。那众人只顾抢那箱笼物件，那里还肯来救人。只王安走上前赶散了鹰鸟，叫道：“员外，这不是贵人？”员外走近一看，便叫王安：“一个半老妇人，怎么说是贵人？”王安道：“他怀中抱着个孩子，漂流不死。古人云：‘大难不死，必有厚禄。’况兼这些鹰鸟护佑着他，长大来必定做官。岂不是个贵人？”王明暗想：“不知何处漂流到此？”向花缸内问道：“这位安人住居何处？姓甚名谁？”连问了数次，全不答应。员外道：“敢是耳聋的么？”却不知这安人生产才得三日，人是虚的；又遭此大难，在水面上团团转转，自然头晕眼昏，故此问而不答。那王安道：“待小人去问来。”即忙走到缸边喊道：“这位奶奶的耳朵可是聋的？我家员外在此问你是何方人氏？怎么坐在缸内？”姚氏安人听得有人叫唤，方才抬起头来一看，眼泪汪汪，说道：“这里莫不是阴司地府么？”王安道：“这个奶奶好笑！好好的人，怎么说是阴司地府起来！”

王员外方晓得他是坐在缸内昏迷不醒，不是耳聋，忙叫王安向近村人家，讨了一碗热汤与他吃了，便道：“安人，我这里是河北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。不知安人住居何处？”安人听了，不觉悲悲咽咽的道：“妾身乃相州汤阴县孝弟里永和乡岳家庄人氏，因遭洪水泛涨，妾夫被水漂流，不知死活，人口田产尽行漂没。妾身命不该绝，抱着小儿坐在缸内，淌到此地来。”说罢，就放声大哭。员外对王安道：“许远路途，一直淌到这里，好生怕人！”王安道：“员外做些好事，救他母子两个，留在家中，做些生活也是好的。”员外点头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便对安人道：“老汉姓王名明，舍下就在前面。安人若肯，到舍下权且住下，待我着人前去探听得安人家下平定，再差人送安人回去，夫妻父子完聚。不知安人意下如何？”安人道：“多谢恩公！若肯收留我母子二人，真乃是重生父母。”员外道：“好说。”叫王安扶了安人出缸，对着那些乡里人说道：“这个你们都要抢了去？”众人笑着员外是个呆子，东西不抢，反收留了两个吃饭的回去。

王安先去报知院君。这里姚氏安人慢慢的行到庄门前，王院君早已出庄迎接。安人进内，见过了礼，诉说一番夫妇分离之苦。院君与丫环等听了亦觉伤心。当日院君吩咐妇女们打扫东首空房，安顿岳家安人住下。那安人做人一团和气，上下众人无不尊敬。王员外又差人往汤阴县探听，水势已平复，岳家人口并无下落。岳安人听了，放声大哭。王院君再三劝解，方才收泪。自此二人情同姊妹一般。一日闲话中间，说起员外无子，岳安人道：“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’这样大家财，被别人得了，岂不可惜？不如纳一偏房，倘或生下一男半女，也不绝了王门一脉。”那个王院君本来有些醋意，却被岳安人劝转，即着媒人讨了一妾与王员外。到了第二年果然生下一子，取名王贵。王员外十分感激那岳安人。

不觉光阴易过，日月如梭，这岳飞看看长成七岁，那王贵已是六岁了。王员外请个训蒙先生到家，教他两个读书识字。那村中有个汤员外，一个张员外，俱是王员外的好友，各将儿子汤怀、张显送来读书。那岳飞还肯用心，这三个小顽皮非惟不肯读书，终日在学堂里舞棒弄拳，先生略略的责罚几句，不独不服管，反把先生的胡子几乎捋得精光。那先生欲待认真，又俱是独养儿子，父母爱惜，奈何他不得，只得辞馆回去。一连几个俱是如此。王明也没奈何，因此对岳安人道：“令郎年已长成，在此不便，门外有几间空房，动用家伙俱有在内。不若安人往那边居住，日用薪水，我自差人送来。不知安人意下如何？”岳安人道：“多蒙员外、院君救我母子，大恩未报，又蒙员外费心，我母子在外居住倒也相安。”王员外即去备办了许多柴米油盐、家伙动用之物。岳安人即取通书，拣定了吉日，搬移出去另住，日逐与邻舍人家做些针黹，趁几分银钱添补，倒也有些积馀。一日，对岳飞道：“你今年七岁，也不小了，天天顽耍也不是个了局。我已备下一个柴扒、一只筐篮在此，你明日去扒些柴回来也好。就是员外见了，也见得我娘儿两个做人勤谨。”岳飞道：“谨依母命，明日孩儿就去打柴便了。”当夜无话。

到了次日早起，岳安人收拾早饭，叫岳飞吃了。岳飞就拿了筐篮柴扒出去，叫声：“母亲，孩儿不在家中，可关上了门罢。”好一个贤惠安人，果然是“夫死从子”，答应一声，关门进去，嚎啕痛哭道：“若是他父亲在日，这样小小年纪，必然请个先生教他读书，如今却教他去打柴！”正是：

千悲万苦心俱碎，肠断魂销胆亦飞。

毕竟岳飞入山打柴，又做出甚么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岳院君闭门课子 周先生设帐授徒

诗曰：

洪水漂流患难遭，堪嗟幼子困蓬蒿。

终宵纺绩供家食，教子思夫泪暗抛。

且说这岳飞出了门，一时应承了母亲出来打柴，却未知往何处去方有柴。一面想，一头望着一座土山走来。立住脚，四面一望，并无一根柴草。一步步走到山顶上，四下并无人迹。再爬至第二山后一望，只见七八个小厮，成团打块的在荒草地下顽耍。内中有两个，却是王员外左边邻舍的儿子：一个张小乙，一个李小二。认得是岳飞，叫一声：“岳家兄弟！你来做甚事？”岳飞道：“我奉母亲之命，来扒些柴草。”众小童齐声道：“你来得好。且不要扒柴，同我们堆罗汉耍子。”岳飞道：“我奉母命，叫我打柴，没有功夫同你们顽耍。”那些小厮道：“动不动什么‘母命’！你若不肯陪我们顽，就打你这狗头！”岳飞道：“你们休要取笑，我岳飞也不是怕人的！”张乙道：“谁与你取笑！”李二接口道：“你不怕人，难道我们倒怕了你不成？”王三道：“不要与他讲！”就上前一拳。赵四就跟上来一脚。七八个小厮就一齐上前打攒盘，却被岳飞两手一拉，推倒三四个了，趁空脱身便走。众小厮道：“你走！你走！”口里虽是这等说，却见岳飞厉害，不敢追来。有几个反赶到岳家来哭哭啼啼，告诉岳安人，说是岳飞打了他。岳安人把几句好话安顿了他回去。

那岳飞打脱了众小厮，却往山后折了些枯枝，装满一篮，天色已晚，提了那筐篮，慢慢的走回家来。走进门，放下柴篮，到里边去吃饭。岳安人看见篮内俱是枯枝，便对岳飞道：“我叫你去扒些乱柴草，反与小厮们厮打，惹得人上门上户。况且这枯枝乃是人家花木，倘被山主看见了，岂不被他们责打？况爬上树去，倘然跌将下来，有些差池，叫做娘的倚靠何人？”岳飞连忙跪下告道：“母亲且免愁烦，孩儿明日不取枯枝便了。”岳安人道：“你且起来。如今不要你去扒柴了。我向来在员外里边取得这几部书留下，明日待我教你读书。”岳飞